

警世通言
(下)

中国古典名著全集

警世通言

【下】

明·冯梦龙/著

远方出版社

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

谁言今古事难穷？大抵荣枯总是空。算得生前随分过，争如云外指溟鸿。暗添雪色眉根白，旋落花光脸上红。惆怅凄凉两回首，暮林萧索起悲风。

这八句诗，乃西川成都府华阳县王处厚，年纪将及六旬，把镜照面，须发有几根白的，有感而作。世上之物，少则有壮，壮则有老，古之常理，人人都免不得的。原来诸物都是先白后黑，惟有髭须却是先黑后白。又有戴花刘使君，对镜中见这头发斑白，曾作《醉亭楼》词：“平生性格，随分好些春色，沉醉恋花陌。虽然年老心未老，满头花压巾帽侧。鬓如霜，须似雪，自嗟恹！几个相知劝我染，几个相知劝我摘。染摘有何益！当初怕作短命鬼，如今已过中年客。且留些，妆晚景，尽教白。”

如今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，有个员外，年逾六旬，须发皓然。只因不伏老，兀自贪色，荡散了一个家计，几乎做了失乡之鬼。这员外姓甚名谁？却做甚么事来？正是：尘随车马何年尽？事系人心早晚休。

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，年过六旬，妈妈死后，孑然一身，并无儿女。家有十万资财，用两个主管营运。张员外忽一日拍胸长叹，对二人说：“我许大年纪，无儿无女，要十万家财何用？”二人曰：“员外何不取房娘子，生得一男半女，也不绝了香火。”员外甚喜，差人随即唤张媒李媒前来。这两个媒人端的是：开言成匹配，举口合姻缘；医世上凤只鸾孤，管宇宙单眠独宿。传言玉女，用机关把臂拖来；侍案金童，下说词拦腰抱住。调唆织女害相思，引得嫦娥离月

殿。员外道：“我因无子，相烦你二人说亲。”张媒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道：“大伯子许多年纪，如今说亲，说甚么人是得？教我怎地应他？”则见李媒把张媒推一推，便道：“容易”。临行，又叫住了道：“我有三句话。”只因说出这三句话来，教员外：青云有路，番为苦楚之人；白骨无坟，化作失乡之鬼。媒人道：“不知员外意下何如？”张员外道：“有三件事，说与你两人。第一件，要一个人材出众，好模好样的，第二件，要门户相当；第三件，我家下有十万贯家财，须着个有十万贯房奁的亲来对付我。”两个媒人，肚里暗笑，口中胡乱答应道：“这三件事都容易。”当下相辞员外自去。

张媒在路上与李媒商议道：“若说得这头亲事成，也有百十贯钱撰。只是员外说的话太不着人，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嫁个年少郎君，却肯随你这老头子？偏你这几根白胡须是沙糖拌的？”李媒道：“我有一头到也凑巧，人材出众，门户相当。”张媒道：“是谁家？”李媒云：“是王招宣府里出来的小夫人。王招宣初娶时，十分宠幸，后来只为一句话破绽些，失了主人之心，情愿白白里把与人，只要个有门风的便肯。随身房计少也有几万贯，只怕年纪忒小些。”张媒道：“不愁小的忒小，还嫌老的忒老，这头亲张员外怕不中意？只是雌儿心下必然不美。如今对雌儿说，把张家年纪瞒过了一二十年，两边就差不多了。”李媒道：“明日是个和合日，我同你先到张宅讲定财礼，随到王招宣府一说便成。”是晚各归无话。

次日，二媒约会了，双双的到张员外宅里说：“昨日员外付的三件事，老媳寻得一头亲，难得恁般凑巧！第一件，人材十分足色；第二件，是王招宣府里出来，有名声的；第三件，十万贯房奁。则怕员外嫌他年小。”张员外问道：“却几岁？”张媒应道：“小如员外三四十岁。”张员外满脸堆笑道：“全仗作成则个！”

话休絮烦，当下两边俱说允了。少不得行财纳礼，奠雁已毕，花烛成亲。次早参拜家堂，张员外穿紫罗衫，新头巾，新靴新袜。这小夫人着乾红销金大袖团花霞帔，销金盖头，生得：新月笼眉，春桃拂脸。意态幽花殊丽，肌肤嫩玉生光。说不尽万种妖娆，画不出千般艳冶。何须楚峡云飞过，便是蓬莱殿里人！张员外从下至上看过，暗暗地喝采。小夫人揭起盖头，看见员外须眉皓白，暗暗地叫苦。花烛夜过了，张员外心下喜欢，小夫人心下不乐。

过了月馀，只见一人相揖道：“今日是员外生辰，小道送疏在此。”原来员外偶遇初一月半，本命生辰，须有道疏。那时小夫人开疏看时，扑簌簌两行泪下，见这员外年已六十，埋怨两个媒人将我误了。看那张员外时，这几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：腰便添疼，眼便添泪，耳便添聋，鼻便添涕。

一日，员外对小夫人道：“出外薄干，夫人耐静。”小夫人勉强应道：“员外早去早归。”说了，员外自出去。小夫人自思量：“我怨地一个人，许多房奁，却嫁一个白须老儿！”心下正烦恼，身边立着从嫁道：“夫人今日何不门首看街消遣？”小夫人听说，便同养娘到外边来看。这张员外门首，是胭脂绒线铺，两壁装着橱柜，当中一个紫绢沿边帘子。养娘放下帘钩，垂下帘子，门前两个主管，一个李庆，五十来岁，一个张胜，年纪三十来岁。二人见放下帘子，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养娘道：“夫人出来看街。”两个主管躬身在帘子前参见。小夫人在帘子底下启一点朱唇，露两行碎玉，说不得数句言语，教张胜惹场烦恼：远如沙漠，何殊没底沧溟；重若丘山，难比无穷泰华。

小夫人先叫李主管问道：“在员外宅里多少年了？”李主管道：“李庆在此三十馀年。”夫人道：“员外寻常照管你也不曾？”李主管道：“一饮一啄，皆出员外。”却问张主管，张主管道：“张胜从先父在员外宅里二十馀年，张胜随着先父便趋事员外，

如今也有十馀年。”小夫人问道：“员外曾管顾你么？”张胜道：“举家衣食，皆出员外所赐。”小夫人道：“主管少待。”小夫人折身进去不多时，递些物与李主管，把袖包手来接，躬身谢了。小夫人却叫张主管道：“终不成与了他不与你？这物件虽不直钱，也有好处。”张主管也依李主管接取，躬身谢了。小夫人又看了一回，自入去。两个主管各自出门前支持买卖。原来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银钱，张主管得的却是十文金钱。当时张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的是银钱，李主管也不知张主管得的是金钱。当日天色已晚，但见：野烟四合，宿鸟归林，佳人秉烛归房，路上行人投店。渔父负鱼归竹径，牧童骑犊返孤村。当日晚算了帐目，把文簿呈张员外，今日卖几文，买几文，人上欠几文，都金押了。

原来两个主管，各轮一日在铺中当直，其日却好正轮着张主管值宿，门外面一间小房，点着一盏灯。张主管闲坐半晌，安排歇宿，忽听得人来敲门。张主管听得，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应道：“你则开门，却说与你！”张主管开了房门，那人踉将入来，闲身已在灯光背后。张主管看时，是个妇人。张主管吃了一惊，慌忙道：“小娘子，你这早晚来有甚事？”那妇人应道：“我不是私来，早间与你物事的教我来。”张主管道：“小夫人与我十文金钱，想是教你来讨还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你不理会得，李主管得的是银钱。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来与你。”只见那妇人背上取下一包衣装，打开来看道：“这几件把与你穿的，又有几件妇女的衣服把与你娘。”只见妇女留下衣服，作别出门，复回身道：“还有一件要紧的倒忘了。”又向衣服里取出一锭五十两大银，撇了自去。当夜张胜无故得了许多东西，不明不白，一夜不曾睡着。

明日早起来，张主管开了店门，依旧做买卖。等得李主管到了，将铺面交割与他。张胜自归到家中，拿出衣服银子与娘看，娘问：“这物事哪里来的？”张主管把夜来的话，一一说与娘知。婆婆听得说道：“孩儿，小夫人他把金钱与你，又把衣服银子与

你，却是甚么意思？娘如今六十已上年纪，自从没了你爷，便满眼只看你。若是你做出事来，老身靠谁？明日便不要去。”这张主管是个本分之人，况又是个孝顺的，听见娘说，便不往铺里去。张员外见他不去，使人来叫，问道：“如何主管不来？”婆婆应道：“孩儿感些风寒，这几日身子不快，来不得。传语员外得知，一好便来。”又过了几日，李主管见他不来，自来叫道：“张主管如何不来？铺中没人相帮。”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，这两日反重，李主管自去。张员外三五遍使人来叫，做娘的只是说未得好。张员外见三回五次叫他不来，猜道：“必是别有去处。”张胜自在家中。

时光迅速，日月如梭，捻指之间，在家中早过了一月有馀，道不得坐吃山崩。虽然得这小夫人许多物事，那一锭大银子，容易不敢出笏，衣裳又不好变卖。不去营运，日来月往，手内使得没了，却来问娘道：“不教儿子去张员外宅里去，闲了经纪，如今在家中日逐盘费如何措置？”那婆婆听得说，用手一指，指着屋梁上道：“孩儿你见也不见？”张胜看时，原来屋梁上挂着一个包，取将下来。道：“你爷养得你这等大，则是这件物事身上。”打开纸包看时，是个花栲栳儿。婆婆道：“你如今依先做这道路，习爷的生意，卖些胭脂绒线。”

当日时遇元宵，张胜道：“今日元宵夜，端门下放灯。”便问娘道：“儿子欲去看灯则个。”娘道：“孩儿，你许多时不行这条路，如今去端门看灯，从张员外门前过，又去惹是招非。”张胜道：“是人都去看灯，说道‘今年好灯’。儿子去去便归，不从张员外门前过便了。”娘道：“要去看灯不妨，则是你自去看不得，同一个相识做伴去才好。”张胜道：“我与王二哥同去。”娘道：“你两个去看不妨，第一莫得吃酒！第二同去同回！”分付了，两个来端门下看灯。正撞着当时赐御酒，撒金钱，好热闹。王二哥道：“这里难看灯，一来我们身小力怯，着甚来由吃挨吃搅？不

如去一处看，那里也抓缚着一座鳌山。”张胜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王二哥道：“你到不知，王招宣府里抓缚着小鳌山，今夜也放灯。”两个便复回来，却到王招宣府前。原来人又热闹似端门下，就府门前不见了王二哥。张胜只叫得声苦：“却是怎地归去？临出门时，我娘分付道：‘你两个同去同回。’如何不见了王二哥！只我先到屋里，我娘便不焦躁。若是王二哥先回，我娘定道我那里去。”当夜看不得那灯，独自一个行来行去，猛省道：“前面是我那旧主人张员外宅里，每年到元宵夜，歇浪线铺，添许多烟火，今日想他也未收灯。”迤迤信步行到张员外门前，张胜吃惊，只见张员外家门便关着，十字两条竹竿，缚着皮革底钉住一碗泡灯，照着门上一张手榜贴在。张胜看了，唬得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。张胜去这灯光之下，看这手榜上写着道：“开封府左军巡院，勘到百姓张士廉，为不合……”方才读到“不合”三个字，兀自不知道因甚罪，则见灯笼底下人喝声道：“你好大胆，来这里看甚的？”张主管吃了一惊，拽开脚步便走。那喝的人大踏步赶将来，叫道：“是甚么人？直恁大胆！夜晚间，看这榜做甚么？”唬得张胜便走。

渐次间，行到巷口。待要转弯归去，相次二更，见一轮明月正照着当空。正行之间，一个人从后面赶将来，叫道：“张主管，有人请你。”张胜回头看时，是一个酒博士。张胜道：“想是王二哥在巷口等我，买些酒吃归去，恰也好。”同这酒博士到店内，随上楼梯，到一个阁儿前面。量酒道：“在这里。”掀开帘儿，张主管看见一个妇女，身上衣服不堪齐整，头上蓬松，正是：乌云不整，唯思昔日豪华；粉泪频飘，为忆当年富贵。秋夜月蒙云笼罩，牡丹花被土沉埋。这妇女叫：“张主管，是我请你。”张主管看了一看，虽有些面熟，却想不起。这妇女道：“张主管如何不认得我？我便是小夫人。”张主管道：“小夫人如何在这里？”小夫人道：“一言难尽！”张胜问：“夫人如何恁地？”小夫人道：

“不合信媒人口，嫁了张员外，原来张员外因烧煨假银事犯，把张员外缚去左军巡院里去，至今不知下落。家计并许多房产，都封估了。我如今一身无所归着，特地投奔你。你看我平昔之面，留我家中住几时则个。”张胜道：“使不得！第一家中母亲严谨，第二道不得‘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’。要来张胜家中，断然使不得。”小夫人听得道：“你将为常言俗语道：‘呼蛇容易遣蛇难’，怕日久岁深，盘费重大。我教你看……”用手去怀里提出件物来：闻钟始觉山藏寺，傍岸方知水隔村。小夫人将一串一百单八颗西珠数珠，颗颗大如鸡豆子，明光灿烂。张胜见了喝采道：“有眼不曾见这宝物！”小夫人道：“许多房奁，尽被官府籍没了，则藏得这物。你若肯留在家中，慢慢把这件宝物逐颗去卖，尽可过日。”张主管听得说，正是：归去只愁红日晚，思量犹恐马行迟。横财红粉歌楼酒，谁为三般事不迷？

当日张胜道：“小夫人要来张胜家中，也得我娘肯时方可。”小夫人道：“和你同去问婆婆，我只在对门人家等回报。”张胜回到家中，将前后事情逐一对娘说了一遍。婆婆是个老人家，心慈，听说如此落难，连声叫道：“苦恼，苦恼！小夫人在哪里？”张胜道：“见在对门等。”婆婆道：“请相见！”相见礼毕，小夫人把适来说的话，从头细说一遍：“如今都无亲戚投奔，特来见婆婆，望乞容留！”婆婆听得说道：“夫人暂住数日不妨，只怕家寒怠慢，思量别的亲戚再去投奔。”小夫人便从怀里取出数珠递与婆婆。灯光下婆婆看见，就留小夫人在家住。小夫人道：“来日剪颗来货卖，开起胭脂绒线铺，门前挂着花栲栳儿为记。”张胜道：“有这件宝物，胡乱卖动，便是若干钱。况且五十两一锭大银未动，正好收买货物。”张胜自从开店，接了张员外一路买卖，其时人唤张胜做小张员外。小夫人屡次来缠张胜，张胜心坚似铁，只以主母相待，并不及乱。

当时清明节候，怎见得：清明何处不生烟？郊外微风挂纸

钱。人笑人歌芳草地，乍晴乍雨杏花天。海棠枝上绵蛮语，杨柳堤边醉客眠。红粉佳人争画板，彩丝摇曳学飞仙。满城人都出去金明池游玩，小张员外也出游玩。到晚回来，却待入万胜门，则听得后面一人叫“张主管。”当时张胜自思道：“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张员外，甚人叫我主管？”回头看时，却是旧主人张员外。张胜看张员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，蓬头垢面，衣服不整齐，即时邀入酒店里一个稳便阁儿坐下。张胜问道：“主人缘何如此狼狈？”张员外道：“不合成了这头亲事！小夫人原是王招宣府里出来的。今年正月初一日，小夫人自在帘儿里看街，只见一个安童托着盒儿打从面前过去。小夫人叫住问道：‘府中近日有甚事说？’安童道：‘府里别无甚事，则是前日王招宣寻一串一百单八颗西珠数珠不见，带累得一府的人，没一个不吃罪责’。小夫人听得说，脸上或青或红，小安童自去。不多时，二三十人来家，把他房奁和我的家私，都搬将去，便捉我下左军巡院拷问，要这一百单八颗数珠。我从不曾见，回说‘没有’。将我打一顿毒棒，拘禁在监。到亏当日小夫人入去房里自吊身死，官司没决撒，把我断了。则是一事，至今日那一串一百单八颗数珠，不知下落。”张胜闻言，心下自思道：“小夫人也在我家里，数珠也在我家里，早剪动几颗了。”甚是惶惑。劝了张员外些酒食，相别了。

张胜沿路思量道：“好是感人！”回到家中，见小夫人，张胜一步退一步道：“告夫人，饶了张胜性命！”小夫人问道：“怎恁地说？”张胜把适来大张员外说的话道了一遍。小夫人听得到：“却不作怪，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缝，一声高似一声，你岂不理会得？他道我在这你这里，故意说这话教你不留我。”张胜道：“你也说得是。”又过了数日，只听得外面道：“有人寻小员外！”张胜出来迎接，便是大张员外。张胜心中道：“家里小夫人使出来相见，是人是鬼，便明白了。”教养娘请小夫人出来。养娘入去，只没寻讨处，不见了小夫人。当时小员外既知小夫人真是鬼，

只得将前面事，一一告与大张员外。问道：“这串数珠却在哪儿？”张胜去房中取出，大张员外叫张胜同来王招宣府中说，将数珠交纳，其余剪去数颗，将钱取赎讫。王招宣赎免张士廉罪犯，将家私给还，仍旧开胭脂绒线铺。大张员外仍请天庆观道士做醮，追荐小夫人。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张胜的心，死后犹然相从，亏杀张胜立心至诚，到底不曾有染，所以不受其祸，超然无累。如今财色迷人者纷纷皆是，如张胜者万中无一。有诗赞云：“谁不贪财不爱淫？始终难染正人心。少年得似张主管，鬼祸人非两不侵。”

第十七卷 钝秀才一朝交泰

蒙正窑中怨气，买臣担上书声。丈夫失意惹人轻，才入荣华称庆。红日偶然阴翳，黄河尚有澄清。浮云眼底总难凭，牢把脚跟立定。

这首《西江月》，大概说穷通有时，固不可以一时之得意，而自夸其能；亦不可以一时之失意，而自坠其志。唐朝甘露年间，有个王涯丞相，官居一品，权压百僚，僮仆千数，日食万钱，说不尽荣华富贵。其府第厨房与一僧寺相邻，每日厨房中涤锅净碗之水，倾向沟中，其水从僧寺中流出。一日寺中老僧出行，偶见沟中流水中有白物，大如雪片，小如玉屑。近前观看，乃是上白米饭，王丞相厨下锅里碗里洗刷下来的。长老合掌念声“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！”随口吟诗一首：“春时耕种夏时耘，粒粒颗颗费力勤；春去细糠如剖玉，炊成香饭似堆银。三餐饱食无馀事，一口饥时可疗贫。堪叹沟中狼藉贱，可怜天下有穷人！”长老吟诗已罢，随唤火工道人，将箬篱箬起沟内残饭，向清水河中涤去污泥，摊于筛内，日色晒干，用磁缸收贮，且看几时满得一缸。不勾三四个月，其缸已满。两年之内，共积得六大缸有馀。那王涯丞相只道千年富贵，万代奢华。谁知乐极生悲，一朝触犯了朝廷，阖门待勘，未知生死。其时宾客散尽，僮仆逃亡，仓廩尽为仇家所夺。王丞相至亲二十三口，米尽粮绝，担饥忍饿，啼哭之声，闻于邻寺。长老听得，心怀不忍。只是一墙之隔，除非穴墙可以相通。长老将缸内所积饭干浸软，蒸而馈之。王涯丞相吃罢，甚以为美，遣婢子问老僧，他出家之人，何以有此精食？老僧道：“此非贫僧家常之饭，乃府上涤釜洗碗之馀，

流出沟中，贫僧可惜有用之物，弃之无用，将清水洗尽，日色晒干，留为荒年贫丐之食，今日谁知仍济了尊府之急。正是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”王涯丞相听罢，叹道：“我平昔暴殄天物如此，安得不败？今日之祸，必然不免。”其夜遂服毒而死。当初富贵时节，怎知道有今日！正是：贫贱常思富贵，富贵又履危机。此乃福过灾生，自取其咎。假如今人贫贱之时，哪知日后富贵？即如荣华之日，岂信后来苦楚？如今在下再说个先忧后乐的故事。列位看官们，内中倘有胯下忍辱的韩信，妻不下机的苏秦，听在下说这段评话，各人回去硬挺着头颈过日，以待时来，不要先坠了志气。有诗四句：秋风衰草定逢春，尺蠖泥中也会伸。画虎不成君莫笑，安排牙爪始惊人。

话说国朝天顺年间，福建延平府将乐县，有个宦家，姓马，名万群，官拜吏科给事中。因论太监王振专权误国，削籍为民。夫人早丧，单生一子，名曰马任，表字德称，十二岁游庠，聪明饱学。说起他聪明，就如颜子渊闻一知十；论起他饱学，就如虞世南五车腹笥。真个文章盖世，名誉过人。马给事爱惜如良金美玉，自不必言。里中那些富家儿郎，一来为他是黄门的贵公子，二来道他经解之才，早晚飞黄腾达，无不争先奉承。其中更有两个人奉承得要紧，真个是冷中送暖，闲里寻忙。出外必称弟兄，使钱哪问尔我。偶话店中酒美，请饮三杯；才夸妓馆容娇，代包一月。掇臀捧屁，犹云手有馀香；随口踢痰，惟恐人先着脚。说不尽谄笑胁肩，只少个出妻献子。一个叫黄胜，绰号黄病鬼；一个叫顾祥，绰号飞天炮仗。他两个祖上也曾出仕，都是富厚之家，目不识丁，也顶个读书的虚名。把马德称做个大菩萨供养，扳他日后富贵往来。那马德称是忠厚君子，彼以礼来，此以礼往，见他殷勤，也遂与之交友。黄胜就把亲妹六英，许与德称为婚。德称闻此女才貌双全，不胜之喜，但从小立个誓愿：若要洞房花烛夜，必须金榜挂名时。马给事见他立志高明，也不相强，

所以年过二十，尚未完娶。

时值乡试之年，忽一日，黄胜、顾祥邀马德称向书铺中去买书，见书铺隔壁有个算命店，牌上写道：“要知命好丑，只问张铁口！”马德称道：“此人名为‘铁口’，必肯直言。”买完了书，就过间壁，与那张先生拱手道：“学生贱造，求教！”先生问了八字，将五行生克之数，五星虚实之理，推算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尊官若不见怪，小子方敢直言。”马德称道：“君子问灾不问福，何须隐讳！”黄胜、顾祥两个在傍，只怕那先生不知好歹，说出话来冲撞了公子。黄胜便道：“先生仔细看看，不要轻谈！”顾祥道：“此位是本县大名士，你只看他今科发解，还是发魁？”先生道：“小子只据理直讲，不知准否，贵造‘偏才归禄’，父主峥嵘，论理必生于贵宦之家。”黄、顾二人拍手大笑道：“这就准了。”先生道：“五星中‘命缠奎壁’，文章冠世。”二人又大笑道：“好先生，算得准，算得准！”先生道：“只嫌二十二岁交这运不好，官煞重重，为祸不小。不但破家，亦防伤命。若过得三十一岁，后来到有五十年荣华。只怕一丈阔的水缺，双脚跳不过去。”黄胜就骂起来道：“放屁，哪有这话！”顾祥伸出拳来道：“打这厮，打歪他的铁嘴！”马德称双手拦住道：“命之理微，只说他算不准就罢了，何须计较。”黄顾二人，口中还不干净，却得马德称抵死劝回。那先生只求无事，也不想算命钱了。正是：阿谀人人喜，直言个个嫌。

那时连马德称也只道自家唾手功名，虽不深怪那先生，却也不信。谁知三场得意，榜上无名。自十五岁进场，到今二十一岁，三科不中。若论年纪还不多，只为进场屡次了，反觉不利。又过一年，刚刚二十二岁。马给事一个门生，又参了王振一本。王振疑心座主指使而然，再理前仇，密唆朝中心腹，寻马万群当初做有司时罪过，坐赃万两，着本处抚按追解。马万群本是个清官，闻知此信，一口气得病，数日身死。马德称哀戚尽礼，此心

无穷。却被有司逢迎上意，逼要万两赃银交纳。此时只得变卖家产，但是有税契可查者，有司径自估价官卖。只有续置一个小小田庄，未曾起税，官府不知。马德称恃顾祥平昔至交，只说顾家产业，央他暂时承认。又有古董书籍等项，约数百金，寄与黄胜家中去讫。

却说有司官，将马给事家房产田业尽数变卖，未足其数，兀自吹毛求疵不已。马德称扶柩在坟堂屋内暂住。忽一日，顾祥遣人来言，府上馀下田庄，官府已知，瞒不得了。马德称无可奈何，只得入官。后来闻得反是顾祥举首，一则恐后连累，二者博有司的笑脸。德称知人情奸险，付之一笑。过了岁馀，马德称往黄胜家索取寄顿物件，连走数次，俱不相接，结末遣人送一封帖来。马德称拆开看时，没有书柬，止封帐目一纸。内开：某月某日某事用银若干，某该合认，某该独认。如此非一次，随将古董书籍等项估计扣除，不还一件，德称大怒，当了来人之面，将帐目扯碎，大骂一场：“这般狗彘之辈，再休相见！”从此亲事亦不题起。黄胜巴不得杜绝马家，正中其怀。正合着西汉冯公的四句，道是：“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；一生一死，乃见交情。”马德称在坟屋中守孝，弄得衣衫蓝缕，口食不周。“当初父亲存日，也曾周济过别人，今日自己遭困，却谁人周济我？”守坟的老王撺掇他把坟上树木倒卖与人，德称不肯。老王指着路上几棵大柏树道：“这树不在冢傍，卖之无妨。”德称依允，讲定价钱，先倒一棵下来，中心都是虫蛀空的，不值钱了。再倒一棵，亦复如此。德称叹道：“此乃命也！”就教住手。那两棵树只当烧柴，卖不多钱，不两日用完了。身边只剩得十二岁一个家生小厮，央老王作中，也卖与人，得银五两。这小厮过门之后，夜夜小遗起来，主人不要了，退还老王处，索取原价。德称不得已，情愿减退了二两身价卖了。好奇怪！第二遍去就不小遗了。这几夜小遗，分明是打落德称这二两银子，不在话下。

光阴似箭，看看服满。德称贫困之极，无门可告，想起有个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二府，湖州德清县知县，也是父亲门生，不如去投奔他，两人之中，也有一遇。当下将几件什物家伙，托老王卖充路费。浆洗了旧衣旧裳，收拾做一个包裹，搭船上路，直至杭州。问那表叔，刚刚卜日之前，已病故了。随到德清县投那个知县时，又正遇这几日为钱粮事情，与上司争论不合，使性要回去，告病关门，无由通报。正是：时来风送滕王阁，运去雷轰荐福碑！

德称两处投人不着，想得南京衙门做官的多有年家。又趁船到京口，欲要渡江，怎奈连日大西风，上水船寸步难行，只得往句容一路步行而去，径往留都。且数留都那几个城门：神策金川仪凤门，怀远清凉到石城；三山聚宝连通济，洪武朝阳定太平。马德称由通济门入城，到饭店中宿了一夜。次早往部科等各衙门打听，往年多有年家为官的，如今升的升了，转的转了，死的死了，坏的坏了，一无所遇。乘兴而来，却难尽兴而返。流连光景，不觉又是半年有余，盘缠俱已用尽，虽不学伍大夫吴门乞食，也难免吕蒙正僧院投斋。忽一日，德称投斋到大报恩寺，遇见个相识乡亲，问其乡里之事。方知本省宗师按临岁考，德称在先服满时因无礼物送与学里师长，不曾动得起复文书及游学呈子，也不想如此久客于外。如今音信不通，教官径把他做避考申黜。千里之遥，无由辨复。真是：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

德称闻此消息，长叹数声，无面回乡，意欲觅个馆地，权且教书糊口，再作道理。谁知世人眼浅，不识高低，闻知异乡公子如此形状，必是个浪荡之徒；便有锦心绣肠，谁人信他，谁人请他！又过了几时，和尚们都怪他蒿恼，语言不逊，不可尽说。幸而天无绝人之路，有个运粮的赵指挥，要请个门馆先生同往北京，一则陪话，二则代笔，偶与承恩寺主持商议。德称闻知，想

道：“乘此机会，往北京一行，岂不两便。”遂央僧举荐。那俗僧也巴不得遣那穷鬼起身，就在指挥面前称扬德称好处，且是束脩甚少。赵指挥是武官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只要省便，约德称在寺，投刺相见，择日请了下船同行。德称口如悬河，宾主颇也得合。不一日到黄河岸口，德称偶然上岸登东。忽听发一声响，犹如天崩地裂之形。慌忙起身看时，吃了一惊，原来河口决了。赵指挥所统粮船三分四散，不知去向。但见水势滔滔，一望无际。

德称举目无依，仰天号哭，叹道：“此乃天绝我命也，不如死休！”方欲投入河流，遇一老者相救。问其来历，德称诉罢，老者惻然怜悯，道：“看你青春美质，将来岂无发迹之期？此去短盘至北京，费用亦不多，老夫带得有三两荒银，权为程敬。”说罢，去摸袖里，却摸个空，连呼“奇怪！”仔细看时，袖底有一小孔——那老者赶早出门，不知在哪里遇着剪绺的剪去了。老者嗟叹道：“古人云：‘得咱心肯日，是你运通时。’今日看起来，就是心肯，也有个天数，非是老夫吝惜，乃足下命运不通所致耳。欲屈足下过舍下，又恐路远不便。”乃邀德称到市心里，向一个相熟的主人家借银五钱为赠。德称深感其意，只得受了，再三称谢而别。

德称想这五钱银子，如何盘缠得许多路，思量一计，买下纸笔，一路卖字。德称写作俱佳，争奈时运未到，不能讨得文人墨士赏鉴，不过村坊野店胡乱买几张糊壁，此辈晓得什么好歹，哪肯出钱。德称有一顿没一顿，半饥半饱，直捱到北京城里。下了饭店，问店主人借缙绅看查，有两个相厚的年伯，一个是兵部尤侍郎，一个是左卿曹光禄。当下写了名刺，先去谒曹公。曹公见其衣衫不整，心下不悦，又知是王振的仇家，不敢招架，送下小小程仪，就辞了。再去见尤侍郎，那尤公也是个没意思的，自家一无所赠，写一封书帖荐在边上陆总兵处。店主人见有这封书，有际遇，将五两银子借为盘缠。谁知正值北虏也先为寇，大掠人